

# 电视剧《换了人间》

## ·笔 谈·



天津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现在拍了五部已经播出四部。这里面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些共性的东西有待我们总结。

第一,踏着时代的步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再现党的历史。《换了人间》1月8日在中央电视台开播。1月6日,报纸刊登了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我理解,总书记这一段话既是对历史规律的一个深刻揭示和总结,也是对现实和未来发展一种深刻忧患意识的体现。

我们创作推出的《换了人间》,正好反映的就

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毛主席带领着中国共产党人打下了江山,这是功成名就时;建立政权叫执掌政权时;从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是承平时期;从农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是一个重大变革关头。在我们这个剧里正是体现了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四个“不容易”。作品所呈现的新中国成立前后那段波澜壮阔的奋斗史,为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1月5日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深刻理解总书记提出的四个“不容易”提供了一个生动形象的历史教材。

第二,带着深厚的感情,带着为党为人民树碑立传的初心和使命来搞创作。王朝柱出身贫寒,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周口店时期就是贫农”,是党和政府、党和人民把他培养成一个国家的栋

梁人才。王朝柱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一种深厚的感情体现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间。同时,我们的投资方、组织领导的团队、顾问团队,特别是我们的创作团队等,无不是带着这样一种感情,带着这样一种态度来投入创作的。

第三,用共产党的作风、革命者的作风、过硬的作风来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电视剧《解放》拍摄的时候,我在开机仪式上给大家提了两条希望。其中一条就是希望用解放的精神来拍《解放》。后来我在一篇文章里专门写了这一点,而且我讲了几个小故事。2008年的10月下旬,我到陕北绥德去看望剧组。那个时候中秋节已经过了20多天了,晚上在羊圈拍毛主席

和周总理决策让刘邓挺进大别山那场戏。时间都已經很晚了,演员们都还没有吃晚饭。唐国强手里拿着一个月饼,拍戏间隙啃一啃。当时我给大家带去了我们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结果到了驻地已是夜里11点多了,当地的炊事员操作不当,没有拆掉外包带着塑料壳在锅里蒸的。我吃着觉得不对头,但剧组的同志们包括唐国强他们吃得香的不得了。我当时就说一定请他吃一次真正的狗不理包子,后来把剧组全部请到天津吃了一回。我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精神和作风来歌颂我们的党,歌颂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歌颂我们的人民军队。我们剧组没有小鲜肉,没有高片酬,却有这样一种精神贯穿在我们整个创作拍摄过程中。

第四,精湛的艺术追求。我们拍摄《换了人间》的素材是48集的体量,剪出来送审的时候是41集。41集变成现在播出的40集,剪掉了120多分钟实实在在的内容。这样做就是为了追求艺术精湛,追求好看。这个剧凝聚着整个团队的心血在里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我们党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在历史的过程中来找答案,来想办法。我们务必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一起来完成好新时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把引领我们的人民,影响青少年、教育青少年的工作做得更好。

## ■创作谈

42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换了人间》完稿之后,我和往常一样长长地吐了口气,啊!作为编剧又完成了一部作品。至于该剧在艺术上的成与败得失我是不想的。

但是,当我从创作激情的状态平静之后,似乎觉得还想借《换了人间》说点什么,遂动笔把地记录如下:

### 一、《换了人间》的戏魂

在中国现代革命的伟大征程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她不仅宣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终结,而且同时开启了以城市为中心、夺取全国胜利的新时代。这就是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代。电视连续剧《换了人间》就是艺术且形象地反映这一伟大时代的变革——或曰转折过程之中中国共两党此消彼长的历史走向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变化,尤其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文化的搏击,让今天的观众从中获悉新中国是怎么诞生的,人民为什么抛弃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同时,用感人的艺术形象让今天的观众——尤其是青年学子知道毛泽东代表了这一伟大历史的革命走向和选择,而蒋介石却代表了逆潮流而动并被历史所抛弃的必然。自然,我们还想通过艺术特有的感染力,让观众感怀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换了人间》的革命是何等的伟大和不易。

这就是电视连续剧《换了人间》的戏魂。

### 二、《换了人间》的风格

说到《换了人间》的风格,我的定位依然是史诗品格的长篇电视连续剧。

何谓史诗品格?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深知我创作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史诗,只希望我的创作能朝着史诗品格去努力,故曰史诗品格。因此,我创作的《长征》《延安颂》《寻路》《解放》《辛亥革命》等电视文学剧本,都冠以史诗品格。自然,说到《换了人间》的风格,也就顺理成章地称之为史诗品格。

所谓史,就是要求我写的《换了人间》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正面地完整地真实地形象地再现《换了人间》这段历史风云,“对历史背景的交代,对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其基本尺度和主要情节都能经得起与基本事实的认真的对照”(李准语)。换言之,《换了人间》绝对排斥戏说历史、歪曲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这就要求剧作家忠实于历史,用唯物史观解读这段历史。唯有如此创作的《换了人间》才有生命力,塑造的一个个艺术形象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所谓诗,就是要求我写的《换了人间》是一首戏剧化了的长诗,全剧的描写应尽量做到用诗化

的语言,主要人物的对话不仅要有特定的时代感,而且还要有诗人的激情。一句话:波澜壮阔的历史、浩瀚无尽的原始素材……都是为塑造毛泽东及其战友的伟大艺术形象服务的。同时,所有艺术创作的手段,也只是完成《换了人间》的创作工具。

简言之,所谓史、诗两方面的结合就是史诗品格的追求。

### 三、《换了人间》的人物塑造

《换了人间》一剧有几十个历史名人。但人物的核心就是两位,一个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一个是国民党的代表蒋介石。换言之,毛泽东、蒋介石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塑造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全剧的成败。因此,首先要求剧作家要用唯物史观审视这两位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人物。

对于毛泽东,我曾写过如下一段话: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

一位外国友人说:“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其功不亚于美国的华盛顿、印度的圣雄甘地!”

一位学者说:“毛泽东及其战友统一了中国,其功不亚于秦皇、汉武!”还有一位军史专家说:“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是毛泽东。”

就说美国的一些学者,他们每隔几年就评一次有影响的百位世界名人,毛泽东每次都入选,其名次都在20名之内。

这说明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中国近代的伟人,而且也是全世界公认的有影响的伟人。

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对于蒋介石,我曾写过六本书,比较公允地评定他一生的历史功过。如果说《换了人间》的政治视角,主要放在人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毛泽东的同时抛弃国民党、蒋介石,这是因为这段特殊的历史决定的。自然,后人还可以把这段历史当作一面镜子,会感悟出更深刻的国之兴亡的道理来。

至于我是如何从艺术家的艺术思维,运用艺术手段塑造毛泽东、蒋介石等历史人物的,还是像过去那样,就留在《换了人间》播出之后我再撰文详述吧。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该剧的缘起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杨振武同志请我写戏,我和李准、仲呈祥二位老友飞到上海,当面谈定为上海写一部电视连续剧《转折》。

回到北京不久,我就生了一场大病,接着杨振武调京工作,《转折》写作就停止了。

在这期间,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肖怀远来看我,他听后表示愿意接手搞《转折》。经过多方论证,认为《转折》面窄,难以写出当时我国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变化。后经过肖怀远主任与时任天津宣传部长的成其圣、天津电视台的万克以及倪祖铭等同志论证,遂把《转折》改为《换了人间》。

另外,在《换了人间》的写作中得到了很多领导、专家的帮助和推动,他们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逄先知、金冲及、冯蕙、黄允升、廖心文、熊华远等;大评论家李准、仲呈祥、王兆海、郑伯农、李硕儒等。换句话说,《换了人间》如有可取之处,第一是属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第二是归功于上述领导、专家的帮助和推动。如果出现了失误,那是作者的责任。

## ■评 论

# 《换了人间》的史诗品格考辨

■李 准

认为可以概括古往今来一切史诗的基本要求和品格。而我认为其中一个核心的内涵就是志向崇高,努力表现国家和民族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换了人间》无疑是30多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最具有史诗品格的一部。

首先,该剧是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宏大叙事。1949年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胜利、“三反”、“五反”,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前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写到了,而且剧中所有的这些重大事件都是从全局加以描写,不是从局部,也不是用折射的方式,都是正面切入。与此同时,该剧突出表现的都是这些历史事件中的最高决策,以最高决策为主视点。

其次,该剧是以民族英雄和国家领导为主人公。毛泽东是全剧的一号人物。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是我们新中国也是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七个常委中的核心人物,以“毛、刘、周、朱”四为主人公,在王朝柱本人的作品中也较为罕见。包括邓小平、陈云、刘伯承等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塑造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唐国强塑造的毛泽东十分深入人心。唐国强对历史的敬畏精神体现在开拍之前反复学习,他曾到西柏坡去献花圈、看展览,其敬畏之心都融入了其表演的细节之中,剧中他所饰演的毛泽东在面对苏方有些大国民主义的要求时,他将强烈的个人尊严与民族尊严融

为一体,其人物情感拿捏准确到位。刘劲饰演的周恩来与王伍福饰演的朱德同样很精彩。马晓伟饰演的蒋介石是当今影视作品中塑造这一角色的高峰。他真正地走入蒋介石的内心,蒋介石晚年内心的痛苦、矛盾、悲凉、不服输等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史诗是志向崇高的。为民族、为国家牺牲自己各方面的情感乃至生命,不一定说都是悲情的,但应当是具有忧患意识的。《换了人间》的忧患意识充沛而犀利。剧中许多台词直指人心。毛泽东说如果当年我们不判黄克功的死刑,就等于判了我们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死刑。毛泽东还反问自己,我们进城建国才两年多,为什么这么多人就挡不住金钱的诱惑,这么多干部就下水了。该剧深化了进京赶考这一主题,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也预示着新中国的发展一定会从胜利走向胜利,但也一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经受更多的考验。

我用以上三点来定义史诗。史诗的核心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其灵魂就是志向崇高。正是该剧的题材、正面切人的写法、精益求精的精神共同铸造了这部片子的史诗品格。就史诗品格而言,有所遗憾才会前进,才会有新的高峰,故而我认为底层叙事线如果再连贯一点则更好,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底层叙事再加入5分钟或10分钟的戏,该剧会更加丰盈。

品便有理解。这就是中国革命历史被艺术转换成文艺作品的时候,用艺术的视角对革命精神、革命内容的一个新的展现与表达。

第二,该剧崭新地展现了一种思想内容。讲的依然还是革命,依然是初心,依然是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怎样完成了这场革命的过程,但他给我们提供新的审美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性。

第三,这部作品找到了崭新的历史书写角度。该剧既体现了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也体现了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同时也展现了失败者书写的。该剧把蒋介石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同时,用艺术的方式精准地呈现了它的立场、思想、情绪等细节,和那一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革命者两两对照,鲜活生动地表达了胜利者与失败者在历史上的鲜明形象。胜利者书写的无疑是历史的辉煌和历史的进步,那么失败者在这个历史的画卷当中留下的是深刻的教训,同时也是一个被历史惩罚的下场,这就是文艺的角度。作品中胜利者赢得理直气壮,失败者输得心服口服。这样一种文艺表达远胜于我们从理论上或教科书中得出的结论,这也恰恰是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所应当追求的效果。

# “厚积”而“厚发”

■李京盛

几年前开过一个关于王朝柱电视剧创作的研讨会,我们就觉得,一方面他生了重病,今后能不能创作还很难说;另一方面他一生致力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功不可没;几年后,我们可喜地看到王朝柱不但战胜了病魔,还拿出了超越自己以往作品的电视剧《换了人间》。这部作品,不是“厚积”而“薄发”,而是“厚积”而“厚发”。

为什么是“厚积”而“厚发”呢?因为这部作品包含了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初心的解读,它艺术化地再现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全部精神内涵,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感,超越了王朝柱以往的一切单独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王朝柱以往的创作经历中,诸如《长征》等作品更多地是对一个历史事件、一段历史时期、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成长历程描写居多。而《换了人间》,则是一部对中国革命集大成之深思的作品。它不仅是为我们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经过多年发展后沉思的成果,也是当今中国进入新时代后我们对这

段历史的重新思考。这部作品在今天的诞生是王朝柱创作成果的延续,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多年来一种集成经验的发挥、突破。

该剧有三个角度是崭新的。第一,它找到了对中国革命历史一种新的观察角度和思考角度。历史学家、党史学家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划分有自己现成的模式。比如1921年到1949年,这是中国革命史阶段。如果把这28年再做划分还有不同的划分。1921—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5年、1946—1949年又是不同的阶段。

但是当用艺术样式来表达中国革命历史精神内涵的时候,这种按照历史客观发展的时空坐标来书写的办法已经不够用了。王朝柱突破了对客观历史时空的划分方法,用强大的思考力度把中国革命历史阶段进行了重新组合。在我们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当中,没有一个是从1948年写到1954年。为什么写这5年?看了作